

二十九

國遜記

鄉

遜公著



改版自序

民國十七年，余遊世界一週，除南非洲與海洋洲外，其餘區域，凡繞道不致於過遠，或事實上無特殊價值者，均一一經歷。但因時間與經濟關係，亦往往力不從心，如欲觀巴拿馬運河，即未能橫貫新大陸；如遊地中海沿岸，則東歐新興國家，未能觀光。當時將所見所聞，逐日記載，寄回國內報章發表。歸途本擬加以整理，然時過境遷，若加修改，恐失其真，遂仍其舊，彙集刊印環遊二十九國記問世。

環遊二十九國記採用日記式，原因不外三端：其一，計劃中所擬遊歷之地甚多，苟至告一段落時，始行記述，則積壓過久，恐反難執筆。其二，爲行程便利計，往往先至一國之某部，即往他國，然後再返而遊其另一部份。如先至美國西部，經墨西哥、巴拿馬與古巴後，再至美國東部。而在歐洲，如德，如法，往返竟有數次之多，如欲以國爲單位，則難免前後顛倒，雜亂無章。其三，遊記貴在其真實，事後補敘，終不若當日記錄之詳實逼真。且一日之中，記事者有之，寫景者有之，誌感者有之，幾等於每日一遊記，並非專敘旅程者也。

遊記中一切敘述，均以客觀之立場爲歸依。小之一草一木，大之政情國策，無不依照目睹耳聞，真實記載，而對於個人或一黨之言論，則特別留意，保全其真意。唯一目的，即以文字替代照相機與留聲機，使閱者披覽時，如身歷其境。「見仁見智」，亦由閱者自作定論。

遊歷中對於教育與政治，尤爲注意。攷察一國教育經費與學校之多寡，可知其人民之知識程度。自人民知識程度與教育方針中，可察得其政治趨勢。明瞭其政治趨勢，則興亡成敗，不難探索，而複雜之國際關係，亦易於理解。因之余將觀摩所及，詳爲記錄，用意則在勸導友邦，警惕國人。

曾何幾時，舊遊之地，大半已成戰場。披閱前著，覺已往觀察所及，以前種種推測，皆一一實現。如言日本蓄意侵略之野心，法國逸豫浪漫暗伏之危機，德國報仇雪恨之積心，德奧兩國合併之情緒，意大利人民浮囂

猥瑣之弱點，埃及黨人之努力獨立，印度人對甘地領導之信服等等。更具體者，則對於西班牙革命之預測，墨漬未乾，離西至地中海時，即行爆發。

當時野心國雖無行動上之侵略，然其趨勢，已極明顯。惜主張維持現狀與勢力均等者，目光膚淺，不知防患於未然，甚且直接間接予以援助，一誤再誤，以致釀成今日世界第二次大戰之悲慘局面。余所遊二十九國政治地圖，多已改觀，思今撫昔，良用懷然！

去年夏，曾商商務印書館香港總館，再版余之環遊二十九國記，爰於各國之中，加以按語一段或數段不等，或證明當年之所見所聞，或述明各國之現況，或以誌余之感想。按語成，因感香港與內地郵運需時，決改在滬出版。但字數過多，排印困難，於是單將按語出版，而并摘遊記中有關文字於每篇之前，名之曰舊遊新感。

舊遊新感以檢討國際政治爲中心。當時我國抗戰，已歷四年，侵略勢力，正氣焰萬丈，不可遏止；而反侵略陣綫，尚在雛形。爲激勵國人起見，一方面闡明造成此種局面之原因，另一方面推斷以後之當然結果，而說明反侵略必勝之理由，希冀侵略者表面上之成就，不致於動搖吾人既定之信心。況此次大戰中之主角，除蘇聯外，幾盡包括舊遊二十九國中，藉舊遊新感以補充環遊二十九國記，使其切於現實，俾資關心世事者之參攷。兩書之關係，既如上述，合併出版，始爲合理。但爲當時情形所迫，不能如願。近得商務印書館爲之合併刊行，而此書乃得完璧。

然有問者：自去年九月迄今，國際形勢，變化更劇，在此合併刊行時，應否再加以補充？由表面觀之，此種建議甚爲適當。但在按語中，戰事演變之大綱，業已說明，例如言敵寇之倡議「東亞共榮圈」，其真正野心，實在囊括南洋羣島、新加坡以及印度與澳大利亞。欲達此目的，與英發生衝突，固無法避免；而不攻擊美國，奪其太平洋中之島嶼，則三島與南洋之航運，有被截斷之危險。乘人之虛，攻其不備，又爲敵寇之常技，故「十二八」之事，乃敵寇實現「東亞共榮圈」之必經步驟而已。

美國參戰，祇是過早問題。美國會通過租借法案，即明顯表示援助反侵略國家之決心。彼決不願目睹侵略國各個擊破之策略，逐步完成，而獨自負擔剷除暴力之重荷也。有所待者，乃生產能力，尚未達到高峯，而主戰民意，尚未普遍耳。豈知蓄謀侵略之敵寇，偷襲其背，早日促成反侵略之陣綫，以定今後侵略者之命運。

以上所述，乃聲望大者，其他如論印度時，即言「印度今後是否永為英國之基石，是在英國好為應付而已。」目前觀之，更覺具有真義。如論新加坡時，雖贊其良港天成，然指明敵若拊其背，將難於扼守。今春敵寇進攻，果採此種戰略。若英人早見及此，決不至未閱月而要塞淪陷，創歷史上未有之先例，為後世所恥笑。總之，今日之局勢，乃當時自然演變之結果；以後所發生者，亦難越已定之範圍。孔子曰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且戰爭時期中，事實方面之變化，非常複雜，且不易劃分段落，若欲補充完備，筆竿一搖，前線已不知若干之變化，是終無補充完備之一日也。況本書所採用之史實，祇用以證明余之理論與判斷，故無詳述事實之必要。

余於按語中注意和平問題，盼有大智慧大力量者，恩怨悉除，造成理智之和平世界。自英軍北非大捷，所羅門敵寇失利，美軍佔領北非成功，蘇聯冬季反攻進展順利後，侵略勢力，根本動搖，勝利之臨，期在指顧。在此時期，盟國當加緊策勵全力，澈底消滅侵略國之暴力；但如何處理戰後問題，以奠定世界永久和平，亦宜早日策劃。綜覽各政治家與學者之言論，大都偏於主觀，尤難免再蹈凡爾賽和約之覆轍。在中國之立場言，自日寇侵略以來，目睹無數將士作忠勇壯烈之犧牲，無數同胞遭姦淫殺掠之慘狀。死者骨肉成山，生者流離失所；即以余言，余之子越，受交通部命，在香港搶運瀾滄鐵橋材料，亦被戕殉職。自感情言，即盪平扶桑三島亦何足以雪此深仇大恨！不過為世界人類永久幸福計，報復循環，終非了局。故余按語中論國際聯盟時，曾提出戰後國際組織應具之原則六項，實忍一時之痛，為萬古之謀。茲再申論如次：

第一、消滅戰勝戰敗觀念

凡爾賽和約最大缺點之一，厥為將國際條約與和平條約合而為一，永有戰勝國

與戰敗國之存在。事後伍朝樞先生曾在國聯大會中，根據盟約第十九條提議修正條約中之不適合時代性，或不適應國際情勢者，但爲英法所扼，未能通過。而主張維持現狀之會員國，又乏切實貫徹條約之精神，使侵略者有撕毀條約之機會，釀成今日之慘劇。此次戰爭結束，應將國際條約與和平條約，分而爲二。除對於違反人道及法律之暴行個人，另行處理外，和平條約對於侵略國所侵略之土地財產，應使合理依法之歸還與補償。此歸還與補償，非戰勝國對於戰敗國責償之戰利品，乃係侵略國交回被侵略國之掠奪物；蓋一方爲原有之權益，一方即爲應盡之義務。至於國際條約，應立於絕對平等地位，決不該有戰勝戰敗之痕跡。庶幾此次戰爭後，戾氣悉除，精神團結，奠定世界永久和平；否則冤冤相報，終無已時，歷史事實，可爲覆按。老子云：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。」欲以懲戒對待侵略國，其比例亦如是耳。所以刑法學上，由報復主義，演爲懲戒主義，再進爲感化主義。現在國際上之措施，亦應採取此種進步主義，使野心者無隙可乘，真正和平有望，而戰爭與和平，不致成爲歷史上循環之事實。

第二、不應有地域之歧視 地域觀念爲國際聯盟失敗主因之一。其對於中日戰爭，意阿戰爭，均不積極處理，而認爲地方事件，故國際聯盟幾成爲歐洲之聯盟。及至捷克事件發生，又祇視爲歐洲之地方事件。卒之由所謂歐洲以外之地方事件，與所謂歐洲以內之地方事件，而牽及歐洲，牽及世界，可見國際間地域歧視之謬誤。即大西洋憲章，羅斯福總統雖加以解釋，適用於全世界，其他尙未有表示，殊爲遺憾。現科學昌明，交通便利，昔日天然之劃分，已不存在。此次戰事終止後，必更有驚人之進步，似不應再有地域之觀念，況和平係不可分者。因此一國之任何事件，苟直接或間接與他國有關者，即應視爲全世界之事件，共同負責，共同處理。換言之，戰後成立之國際組織，當包括全世界各部份，而對於任何部份所發生之國際事件，宜視爲與全體有關，積極依法解決；如事實需要，而事件之性質又非嚴重者，不妨由國際組織委任該事件所在地之鄰邦，就近辦理，以資敏捷。倘再存隔岸觀火之心，決難免噬臍莫及之患。

爭中，歧視民族之惡果，已昭然若揭。苟不消除成見，以痛改前非之精神，應付未來之局面，則人類前途，仍難樂觀。反之，小國對於強國之疑慮，可以冰解；而先進民族對於後進者之指導與協助，得免產生誤會。如是世界各國，始能協力合作，同舟共濟，造成國際真正團結之局面。破壞世界和平之野心家，無從施其挑撥離間之故技矣。

第四、經濟問題 政治與經濟原不可分。此次戰爭，經濟之因素，尤甚於政治。若戰後國際經濟問題不得正當解決，政治設施，亦難獲善果。統觀已往，其癥結不在有無多寡，而在其不能平均。因之摩擦叢生，戰爭成爲自然之後果。戰後對於資源之合理供給，物品之合理分配，生產之合理調劑，市場之合理使用，應根據互惠與均等原則，訂立具體計劃，務使各國經濟措施，成爲互相策之工具，而非利己損人，或剝削弱小民族之利器。更當利用科學發明，促進後進國之各種企業，使世界經濟平衡發展，全體人類共享其利。倘不從速補救，或戰後所訂辦法，仍不徹底合理，則此血流，徒盡其慘，而成爲毫無意義之舉。

世人固多認戰爭乃人類之天性，無從消除，然自文化進步以來，昔日以爲絕對不可能者，今日已大半成爲事實，對於戰爭，豈能視爲例外？苟欲達此目的，決非專賴於國際武力裁制與經濟裁制所能奏效，實有賴於仁愛互助知識之普及。而仁愛互助知識之普及，又非改革教育方針不爲功。

已往教育，尤其在歐戰主義國家中，專重己國之權利，置全人類權利於不顧。國之各民衆間，縱有了解，祇認自己民族優越於其他一切民族，應執世界牛耳。國勢強弱，大併小，視爲當然之事實。苟欲去此偏見，亟宜將教育方針，立於仁愛互助之哲學基礎上，使各民族互信互助，悉以全人類福利爲目標。三十五年余出席世界大學會議時，曾提出改革教育哲學基礎一案，而此次大流血所給予之教訓，似更有此必要。戰後各國倘能澈底革新，結果人民心理，必能改變。昔日唯我獨尊，今則退爲全人類之一份子；昔日爭權奪利，今則互相協助。而且教育愈發達，則科學愈進步，以進步之科學，謀物質之生產與分配，決無物產不足供給人類之虞。以

本國生產不足而侵略他國者，即無所藉口。教育之功効，實不可忽視，例如傳染病症，經課本上之宣揚，其爲害程度，雖已大減。戰爭乃國際社會中之惡疾，全賴教育改變哲學基礎後，始能望其消滅。因之此次戰爭後，以仁愛互助教育，應普遍提倡。苟人人認識戰爭爲進步之阻力，則非喪心病狂者，決不以戰爭爲解決國際爭執之方法，而各種科學發明，可正當發展，成爲純粹促進人類幸福之工具矣。

至於我國，抗戰勝利後，更應積極團結，努力建設。教育不普及，科學不發達，重工業未興辦，交通網未完成，此皆顯著之弱點，而非短時期所能補救者。苟不理頭苦幹，急起直追，則雖有世界一等國之名，而無其實，反足以促危機，雖欲對於世界和平，有所貢獻，亦不可得。此次反侵略戰爭，我爲先鋒，在未來大同世界中，我亦應爲中堅，庶幾偉大之犧牲，可獲得其代價。

以上所論，如能見諸事實，則重遊世界時，隨處皆爲人間之樂土。願國父之大同世界實現，而蔣委員長堅苦抗戰之功，炳然寰宇矣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敘於重慶復興鄉舊廬

（此處文字因模糊及損壞，內容難以辨識，僅能辨認出部分詞句如：教育、科學、大同世界等）

此次旅行歸國，人間有所得乎？則肅然對曰：『吾斯之未能信。自惟道德修業，有志未逮，不能以溫良恭儉讓之威召，與聞人國之政，而言交汗格，時日思遠，安敢云有所得乎？』然而一履其境，則學校、工廠、醫院、公園、森林、道路、田畝、牧場，無一不接於目而警於心，甚至一禽一獸，一草一木，均足以資吾啓發，益以同志僑胞，隨事指導，友邦賢達，備予諮詢，安敢云無所得乎？』於是信筆而書，取便記憶，而見仁見智，藉以就政於高明。蓋斯篇所記，純爲事實，不加論斷，願國人由事實而鑑別，由鑑別而取捨，而不囿於一人之見也。嗟夫！論科學建設，則貴趨變隨時，而道德人紀，則我有數千年之文化在，故因人之間，申其言以冠吾遊記之首。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鄒魯

贅言

茲篇逐日記個人旅行見聞，正如走馬看花，範圍狹隘，不足以言旅行指南，或職權考索。

茲篇逐日在途記載，陸續寄上海報紙發表，非在一室一氣編成，故詞句章法，間有重沓。

茲篇里數尺數，皆據當時聞見，即行記錄，各國書籍及各國導者所述之里名尺名，各不相同，中有本國人

所言者，更改合本國之里數尺數，以後欲追改一律，又恐或有錯誤，出於急勢，因仍其舊。

茲篇初意，原擬記其大概，在報上作通訊發表，以後歸舟一月期中，再行補詳。及歸舟翻閱，已記者尚可

彷彿，未記者完全茫然，且情過境遷，情感亦無由興發，雅不欲以調查及翻譯所得闖入，反失當日情事，故祇

將原稿付印，不加添改。

茲篇教育政治等，悉記與各國當局談話，及耳目所見聞者，其一切法律章程，概未列入，以法律章程，具

在各國官書或專書中，可以一查便悉也。

茲篇所記聞見，間有詳略，以隨時事物之接觸不同，而精神之良否亦異。至美國較略，則當日實祇擬記其

大概。

此次遊歷，有一國，曾往返數次，偶非一地，更非同時，故往往散見前後，須參觀目錄索引方明。

茲篇逐日途中率記，最少警備參考，錯誤所必多有，深願高明賜予教正！

目次

出版自序
 序言
 贅言
 一 日本 檀香山
 二 美洲五國
 美利堅 墨西哥 巴拿馬 古巴 加拿大
 三 法蘭西
 四 瑞士
 五 意大利 摩納哥
 六 奧大利
 七 匈牙利
 八 捷克斯拉夫
 九 德意志
 一〇 瑞典 挪威 丹麥
 一一 德國漢堡

一四 英吉利.....一八三

一五 葡萄牙 西班牙.....一九七

一六 地中海東岸諸國——非洲——印度洋岸——太平洋岸.....二一六

一〇 希臘 土耳其 敘利亞 巴力斯坦 埃及 印度 新加坡 安南 香港 廣州 台灣.....二四六

武 意 上海.....二五

八 印度洋岸.....二六〇

七 太平洋岸.....二六八

六 旅行意見.....二八四

五 附索引.....二八

四 中西文人名地名對照表.....六五

三 遊歷圖.....

二 遊歷圖.....

一 遊歷圖.....

一 遊歷圖.....

一 遊歷圖.....

一 遊歷圖.....

一 遊歷圖.....

一 遊歷圖.....

一 遊歷圖.....

二十九年國遊記

檀香山

中華民國二年，余當選衆議院議員後，曾爲旅行計劃；衆議院任期三年，每年開會。逢展期至多六個月，擬第一年閉會後之六個月，旅行全國，第二年閉會後之六個月，旅行全球。乃討袁失敗，亡命日本，此計劃遂無從實現。十四年任國立廣東大學校長時，擬往各國調查教育，籌備一切矣；爲清黨事，開第四次全體執行委員會於西山。總理靈前，從同志後，不敢告勞，遠行之意，亦即中止。及去冬，中央特別委員會停頓，自維棉薄，無補時艱，遂毅然決心浮海；族兄敏初，助以旅費，由江蘇交涉署，取得遊歷護照，乃成行焉。

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十四日，乘大洋丸由上海出國，同行有許汝爲兄及其家眷，居覺生、程天固、陳翰譽諸兄，並內弟許少榮，日友山田君與焉。覺生山田往日本，少榮則送余至日本橫濱，瀕行同志及親友送者數十人。追船出吳淞口有感，口占一絕云：

誰云此壯行？多難乃辭國。周遊可興觀，吾願師孔墨！

時船中有相呼者，見之不識，詢之知爲廣東大學學生陳丘二君，赴日本留學者。嗣復遇同學甘梁二君，皆廣東大學員生。尚有莫君等四五人，乃往神戶任教員者。舊時同學離別久矣，不圖在此晤見數人，心神至暢。十五日，風平浪靜。

十六日早三時，汽笛鳴鳴，船過門司。而行內海；早餐後與廣東大學員生閒話，其後寫書數封。入夜船抵神戶，因霧不能泊岸，旋有水警來云：『得內務部令，特來招待。』并問明日行程，且備有汽車二輛使用。新聞記者亦紛至。是夜覺生、山田、少榮宿於岸上。

十七早起，有黨部同志楊壽彭、陳清機、楊尚之等先後來訪。覺生、山田、少榮等亦回船。日友菊池、水野、萱野諸君及新聞記者均至，寒暄後，僑覺生、汝爲等至同志處，遂乘當地政府所備汽車至大阪，先後參觀朝日新聞社、每日新聞社，乃乘車至西京，遊金閣寺，園林池沼，點綴至美。行跡所至，各地政府皆派警察三人保護，當夜即乘車赴東京。

十八日晨，車到東京，黨部同志日本友人來者甚衆；事先未曾電知同人，而能推測行期，咸來相接，殊可感也。至帝國飯店，與同志日友新聞記者晤談後，即與汝爲、覺生等訪參謀部局長松井，此君固專司對吾國外交軍事計畫者，其對於中國野心，即可於談話中見之，蓋不云助某，即云助某也。嗣訪秋山夫人、犬養毅君，并弔寺尾先生之墓；秋山、寺尾皆向助吾黨者，均已故。晚與覺生同赴東京總支部歡迎會。松井回拜，汝爲招待之。

〔按〕總理生前，松井常與往來奔走，自謂服膺三民主義，因與汝爲皆與有舊，故至日時訪之。詎彼談話，野心活現，心甚惡之，故彼回拜，即不與晤；蓋認定彼實侵華之急先鋒也。果然軍興，彼即任日本總司令，據我上海，佔我南京。不意彼後，復有之意，亦即中五。又去矣。中日戰爭，自猶憶民二十五年二月松井來粵游說西南抗拒中央，遍訪西南要人。當訪余時，余即直揭其陰謀，翌日，在各報發表與松井談話全文，彼快快對人言曰：『鄭某此種態度，西南無法再游說。』即日離粵。此次談話，全國各報多登載，蘇俄真理報亦譯登全文。茲將其原文附錄，以見余對松井之態度，亦即以見余對日本之態度。

〔松井〕『請對於中日問題，表示意見。』

余：『汝要求我說真話呢？還是說敷衍話呢？』

松井：『要說真話。』

方的事件，就是助汝的事實。」對北方說：「你倒某，我助汝，且可使南方助汝。汝不倒某，我可使南京照于學忠、宋哲元的例，免你的職。」對非國民黨人說：「我助某倒國民黨，助汝倒國民政府。」對世界則說：「中國的事，你們不要過問了，南京固然親日，北方也親日，南方也親日了。」至日本對中國的手段可有三個，對黃河以北是用「搶」，長江流域是用「嚇」，珠江流域是用「騙」。不管其名詞用親善也好，統一也好，反某也好，大亞細亞主義也好，因環境不同，隨地而易其名詞，而一貫政策之運用，則在侵略中國。所以同是一個日本人，在南方所取的態度，與在北方所取的態度，決然是兩樣的。前次有一個外國人來廣州，我們請他吃飯，他曾說過：「到北方時，宋哲元、秦德純原約其會面及吃飯，結果，爲日本人警告而止。」他又笑笑地對我們說：「你們若在北方時，恐怕要請我吃飯，亦不能吧？」卽此，就可見其事實。」

松井：『對於中國問題意見不一，是日本國內意見不一，政府亦無能制止。至日本人對中國意見不一，由於中國人意見紛歧之反映。平心而論，自「九一八」以來，日本固多不是，南京政府亦有不是。』

余：『日本人意見，或有不一致，然對於侵略中國則一。土肥原呵，關東軍呵，他的行爲，日本陸軍省何曾有制止？參謀本部何會制止？外務省何會反對？所以日本人意見之作用，或有不同，其侵略則一。至謂此種意見，由中國反映而來，是大不然。因爲中國人的意見，縱極複雜，斷沒有想日本人侵略中國土地者。』

松井：『最可惜的，南京是用以夷制夷的方法。譬如東三省的事，不與日本交涉，偏要利用蘇俄來制日本，所以有此結果。』

余：『是大錯誤。東三省的事，中國若仍然聯俄，我決日本必不敢即來侵。因爲中國因中東路事與俄開戰後，日本始敢毅然來侵。所以，以夷制夷的話，完全是錯誤的。』

松井：『張作霖與俄結密約後，許多麻煩交涉，使日本難堪，故積至「九一八」爆發。』

余：『我會到東三省，知道許多麻煩交涉，不是中國人壓迫日本人，而是日本人壓迫中國人。就以南滿鐵路而論，日本欺凌中國還得了嗎？我是曾被欺凌之一人。即以「九一八」以後而論，在你們又說：「中日交涉麻煩了，將來都是你們的不是。」實則「九一八」以後，你們所提的問題，都是要中國的命，還能夠說中國麻煩嗎？還能夠要中國負責嗎？』

松井：『中日的事總要想法解決，我和西南各人，都說過辦法。』

余：『你做了再說吧！』

松井：『你不信嗎！』

余：『你會對唐少川先生說：「日本是不要東三省主權的」。此次對胡先生說：「此話沒有辦到，我應自己打自己的嘴巴。」結果，我們已去了數省，再次見面時，又辦不到，不過又再說一句，要打嘴巴；然而我們的中國已可憐透了。」——臨行之際，松井謂「台灣大學擬與中山大學交換教授」。

余：『不敢領教！』

松井：『何故？』

余：『我根本不信日本人，日本人一開口，我就防他用侵略手段了。』

「我根本不信日本人」之故，在日本明治維新以來，日本全國上下均有侵華之傳統思想。故民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，余因赴歐出席萬國大學會議，行抵香港，特對記者發表書面談話，呼籲國人團結抗日。

茲將原文錄於左：

「余此次出國，係應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萬國大學會議之請，及參加德國海特堡大學五百五十五週年之紀念大會；若時間許可，并當於八月初應在英國舉行之世界教育會議之約，及參觀在柏林萬國運動大會。原定本月二十二日乘德國加拉奴號輪船赴歐，因胡先生逝世，改乘今日開行之意國維多利亞號輪

派，值此國難當前，應放棄其政治主張，單純爲抗日之工作。(二)消弭內戰，以便全力抵抗日本。(三)喚起民衆，使學生農民工人商人兵士，一致團結起來，爲長期之普遍抵抗。(四)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，蓋除自身奮鬥之外，凡助我抗日者，皆認爲好友。現仍本此主旨，努力進行，誓達目的以救國家救民族。」(二十五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香港工商日報)

十九日上午，與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費鴻年，參觀帝國大學。該大學教授入澤博士，引觀甚殷，前入澤奉其政府命至中國時，在廣州與有杯酒緣也。此校地震被燬以後，今已煥然一新。十五年未至日本，今來於地震之後，反覺無一不較以前爲進步，而道路平闊，交通便利；其最著者，昔時路皆浮石，今則土敏土矣；前之汽車所見至僅者，今已通街滿巷矣；即其長途國路，亦至平直。

〔按〕入澤博士，係日本御醫，民十三年底，偕中村進午文學博士來華，其使命爲調查教育與我政府協商退回庚子賠款，助我教育用途。

抵粵後，日本領館設宴招待，邀余與粵教育廳長許崇清、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等作陪。席間，入澤說明其來意曰：『余奉政府令，來華商討退回庚子賠款協助中國教育事宜，經過台灣與台灣總督詳細商量以後，即由台灣到中國，由北而南，希望大家協助，俾余完成使命，達到退回庚款補助中國教育事宜。』話畢，余突問曰：『君等此來，爲謀中日親善歟？抑爲謀侵華歟？』彼驚異問曰：『余已申明來意，余係至誠來調查教育，以便退回庚款補助中國教育，君何故出此言？』余答曰：『你一再聲稱到台灣與台灣總督商量，台灣爲我領土，係被日本所佔據，君等今來中國調查教育，而乃曰與台灣總督商量，非具侵略之心而何？』彼喑然再三洗刷而終。

席後，余在廣大設宴招待，適日本教員學生寒假旅行團有二十餘人至粵，併請之。席間余說明本黨之主義，及革命之意義，并說明本校之教育，即本此主義與意義而進行，此主義不特可救中國，救東亞，且

可救世界。中多煽動日本革命之說。同席者，有胡漢民先生，更暢言其義。演畢，中村進午博士言曰：『余聽此言，頗感興趣。余此次來華，由北而南，在北方覺得死氣沉沉，漸南而漸有生氣；一到廣州，即覺生氣勃勃。將來北方政權，必為南方克服無疑。余生長為某地，日本維新革命，實以此地人為中心，今至革命策源地之廣東，又聽諸君各種革命高論，恍如余在故鄉，心至愉快。』旅行團學生代表答曰：『頃聽諸先生教言，殊為興奮。余等決誠心接受此思潮，回國後當努力赴之。』余即私與漢民先生言曰：『可見公理自在人心，毫無界限。』旋余導其參觀校中各部，余力言『中日為同文同種兄弟之邦，須兩國和好，始是東亞幸福。如日本欲實施其吞併中國之野心，余敢斷言純是癡人說夢。縱令日本能僥倖得志於一時，結果必然不利。因為中國人民之衆，土地之廣，物產之多，無日本仍能獨立；若日本無中國，日本本身已無中國所具之獨立條件，則難以立國。希望日人能放大眼光為是。』入澤、中村均頻頻點頭稱是。余因與入澤有此關係，故余一至日本，彼即殷勤招待也。其後，入澤出詩集請余為題，余題一長古贈之，仍本當日與談話之旨；其詩集出版後，寄余一本，其游青島詩，用放翁句云：『如此江山交付人』。其詩中有一首，係詠東三省禍首，所云衆矢之的之某某，乃知某某即與其有關係者，可見此君亦侵略者。要之，日本人侵略中國，已成普遍之現象，而成根深蒂固之教育。茲特舉一例，以見學醫之若博士尚且如此，他可知矣。

『九一八』後，余回粵，日領河合請宴，余問中日原如兄弟，今日本處心積慮謀我何故？彼始而委言，被迫不過，乃曰：『此屬無法事。如以吾出生地北海道言，當我幼時，凡女人到東京為下女者，必用冷水洗心。』水洗心，係日本死人儀式，表示離鄉有如死也。此為未受教育之結果。今也不然，女子在日本本部為下女者，固視如無事，即至外國亦覺毫無痛苦，譬如吾領事館，即有日本下女，且均係師範畢業生。日本教育已普及，程度又高，本國不足發展，安得不向貴國生心？』由此，我人完全認識日本國勢之所以日益富強，日本各種建設之所以『無一不較以前為進步』，乃教育普及之結果，而侵略吾國，亦即